



09959

言積貯疏

賈誼

六清圖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

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

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

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

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

西漢文約選

賈誼

二八

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

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

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

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

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

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

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不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諫民私鑄錢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

西漢文約選

賈誼

三二

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

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竒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

西漢文約選

賈誼

三一

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又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言兵事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閭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

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

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五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闔，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錯之術根柢管商，其近俗濟用，無出二子外者。而爲文尤與管子相類，故雜用其語，而如出一

人之說

西漢文約選



三五

言畜積疏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西漢文約選

鼂錯

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

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
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
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
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
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
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
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
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竒贏。日游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西漢文約選

通鑑
錯

三九



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
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
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
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

西漢文約選

鼂錯

四

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
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
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
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

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毛皮，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

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
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
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
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
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再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 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

西漢文約選

鼂 錯

四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產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

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中幅。全用管子語。而與前後疑合。使人不覺良由。老謀勁氣。本與之近也。

去帝號上書

南越王佗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子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

西漢文約選

南越王佗

四五

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

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

獄中上梁孝王書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

西漢文約選

鄒陽

四七

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

王燕王按劔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臚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

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執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昔人有評此文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褲者謂

其詞句瑰偉而漫無法度也是謂曉於文律

西漢文約選

鄒陽

五一



諫吳王書

枚乘

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西漢文約選

枚乘

五二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

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鷹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漢武帝策賢良制一 董仲舒對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
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
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
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
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
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
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
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
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
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
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
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
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
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
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繆。失其統也。臣聞天之
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

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

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俛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

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

俵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
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
皆止者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

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
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
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
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
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

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

延及羣生也

古文之法首尾一線惟對策最難以所問本義
牙而難合也惟董子能依問條對事雖不一而
義理自相融貫且大氣包舉使人莫窺其鎔鑄
之跡良由其學深造自得故能左右逢源也

漢武帝策賢良制二

董仲舒對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立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西漢文約選

武帝策董仲舒對

三

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各悉對著於篇毋

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商之以稱朕意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
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
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
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
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
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

西漢文約選

武帝策董仲舒對

六三

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
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
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
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
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
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
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
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立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賦

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

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絜久也。故小材雖絜，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絜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

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西漢文約選

武帝策董仲舒對

六

漢武帝策賢良制三

董仲舒對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
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
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
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
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
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

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
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
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
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
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
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圜豹檻
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
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不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
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
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
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
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
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宴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

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厘能勿失。爾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

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

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條舉所問以爲界畫因制策詰以詞不別白指

不分明故也唐宋以後遂用此爲式

西漢文約選

武帝策董仲舒對

七五

09959

